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庆典

王立纯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王立纯著

庆典

王立纯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庆典 / 王立纯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5.1
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王立纯卷)

ISBN 978-7-5034-5590-2

I. ①庆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1877 号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×1020 1/16

印 张：19.25 字数：230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8.8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引 子

站在东山坡上，整个北沙县城尽收眼底，烟云拂面，长风入怀，便令人顿生豪气，俯视之下的世界原来竟是如此之小，指点之处，所有的建筑都仿佛是一些积木玩具了。县委书记杨家良眯起眼睛看远处，对站在身边的代县长谢俊放说：

“你发现了吗，北沙城很像一张明信片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是，挺像的！”

杨家良说：“这些可爱的丘陵使它很像一座城市——欧洲的城市，那座城市里出现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！”

谢俊放有些茫然：“这个我倒是没想到！”

杨家良把目光移向电视闭路台女记者玲玲，她正把那支火箭筒似的玩意儿朝向他们。

“我觉得它很像佛罗伦萨！”女记者回答说。

“这样的城市也应该拥有自己的但丁、薄伽丘、彼得拉克、达·芬奇、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！”杨家良说。

“我们不是有过朔黎和茜茜嘛！”谢俊放不无自豪地说道。

杨家良看他一眼，轻轻一笑：“可惜，朔黎这样的作家还不能算

是地道的北沙人。茜茜也只是一个浅薄的歌星，她绝对称不上北沙的骄傲；而她对自己是北沙人这条也一向讳莫如深！”

谢俊放张了张嘴，没再吭声。

桑塔纳轿车等在一旁，司机看着他们发笑，好像面对齿轮不合的变速箱。

杨家良看看手表，又看看不远处的烈士纪念碑，用手在脚下的土地画出一个扇面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这地方不错，就这么定了！”

谢俊放看着他义无反顾地钻进轿车，于是用眼睛把那道虚线又描了一遍，说：“行，就这么定吧！”也跟着钻进了轿车。

凌玲收回摄像机。她对自己的跟踪采访很满意。她甚至觉得，刚才的画面很有伟人运筹的韵味，倒像一幕电视剧了。

银灰色桑塔纳轿车缓缓滑下山坡，平稳地驶向县城。杨家良这时才补充说：“当然，还得开个会通过一下！”谢俊放没吭声，只是在心里说：“开不开会，还不是一回事？”

穆江无江，北沙无沙，一百年之前，这儿连稍稍暴烈一点的风都不刮，刮风扬沙子，那是后来的事。县城周遭是丘陵，逶迤着围出一块平整的小盆地，俗称金筐箩，被先民们开辟了蓁蓁草木，种谷种稻，养牛养羊，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下来。北沙的大米曾是清廷的贡品，穗大粒饱，洁白中隐隐透出淡青色，灿若珍珠，宛如碎玉，做熟了油光鉴亮，吃起来口齿留香。后来专家仔细研究了，品种是一样的品种，奥秘在土地上：亿万斯年之前，这里曾有过一次壮观的火山喷发，岩浆在盆地里均匀铺开，上面又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黑土，对北方短暂的日照有着极好的吞吐吸纳作用，又加山里流出的活水灌溉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，自然就优于别处。民以食为天，因了这好粮食，就吸引了各地流民前来落户，雪球似的滚几滚，小盆地就有些盛不下了，连盆沿上也鳞次盖起了房子，吃饭反倒成了问

题，即使呼呼隆隆学大寨也不顶用。经过几十年地上地下求索，才终于发现，原来这个聚宝盆里除了大米，还有两黄两黑（黄烟黄金、煤炭石墨）可卖大价钱。随着大烟囱的增多，北沙在穆江地区腰杆越来越粗，属于小而殷实后来居上的县份。屈指算来，从清朝道光之后，这块宝地上平调和遭贬的县太爷极少，因此有民谣说：要添乌纱，先上北沙，跳板一踏，皇城安家。

现任县委书记杨家良有些例外。他是从省里派下来镀金的，转一个圈子还要回去，这一点人所共知，连他自己也不否认。组织上的术语叫下放基层。有如孙行者吃了仙丹，必经老君炉那么一炼，才会超凡脱俗，位列仙班。这比土著干部有着诸多优势，在很多人看来，那就是省里干部下来现场办公了。转眼一年过去，他的德能勤绩诸方面已经多有口碑，现在，他就要为最后的目标冲刺了。

轿车在高低错落的房屋之间穿行。街道是规整的，透露出欣欣向荣的气象，但建筑是参差的，还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。县里的官如同走马灯，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在全部历史上体现一个人的意志，有如水平不一的画家们搞百米长卷，每个人的成功只能是局部的、阶段性的，成功与成功者之间的衔接也不可能妥帖自然，所以种种遗憾在所难免。他这样开释自己，便宽慰起来，悠然地点燃一支香烟，又掀下前面的收录机按钮，一曲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便水似的流淌出来。

突然一个刹车，使琴声打了一个噎。车上的三个人都以为是出了事故，抬头一看，原来竟是两只鸭子叠在马路当央交媾，那架势十分胶着，一时没有让开的意思。司机一边按喇叭一边骂，坐在后面的凌玲就红了脸，扭过头去，装作看另一侧的街景。

这时过来几个孩子，嘻嘻哈哈地就把鸭子踢翻了，那一对露水夫妻兀自淫荡地嘎嘎着，蹿到路边去了。坐在后面的谢俊放探出头

庆典 *Qingdian*

去说：“谢谢你们了，小朋友！”事实马上证明，这一句讨好纯属多余，那几个孩子朝他做着鬼脸，一齐喊道：“工农拼命干，挣了几十万。买个铁壳子，坐着王八蛋！”

谢俊放就有些哭笑不得。

杨家良皱皱眉说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，做了好事又说脏话，很成问题嘛，庆典时来了客人，这样子怎么能行？绝不要以为，盖了几幢楼房，挂了几串霓虹灯，一座新城市就算诞生了，关键在于，得有与之相匹配的人！”

谢俊放附和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忽然一辆崭新的奥迪车从后面超上来，风驰电掣一般，那架势极骄横。凌玲就问司机，这么好的车是哪个单位的，连县太爷的车也敢超，也真够狂的。司机撇撇嘴说，哪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车？这是韩老翻的，一个刑满释放人员，摇身一变，现在是鹏程建筑公司总经理了，一直在穆江发财哪！

杨家良就想起来，他见过了这个人，看过他从穆江市带来的荐举信，就苦笑一下说：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也是政策允许的；将来要是北沙人都能坐上这种轿车，那就好了！是不是老谢？”

谢俊放说：“早晚会有那一天，不过你我不一定看得到！”

眼看来到正街，马路又被一群人堵住，在医院大门外拥拥挤挤地聚起一个大疙瘩。

杨家良说：“该不是哪个开不出工资的厂子工人又闹事吧？”

谢俊放说：“你坐着，我下去看看！”

谢俊放跳下车，贴着栅栏挤进院子里。凌玲见了，也赶忙扛了摄像机跟上去。

杨家良从车上下来，站在远处向院子里探看，只见一队锣鼓七长八短地戳在那儿，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，向医院大楼上充满期

待地企望。队前有一个突出的尖兵，撅着嶙峋的瘦腿，手擎一根竹竿，竹竿上挑着一挂长鞭，俨然一个耐心垂钓的老翁，被涣散的日光拉长了影子，看上去绝对感人至深。杨家良有些近视，就问司机，那个身先士卒的人是谁。司机说：“谷玎，筹改办主任，你认识的！”杨家良唔了一声，点一点头说：“谷玎，当然认识，谷玎我怎么不认识？很能干的人嘛！”把一口痰吐在手纸里，又认真投向路边的垃圾箱，就钻回车里去了。

立春刚过，季节风还很料峭，谷玎的手都给冻红了，看到朝他走来的谢俊放，眼睛豁然一亮，就说：“谢县长，你来得正好，再过一会儿，你可就是谢市长了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我是代县长，你别瞎省略。老谷，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？”

谷玎看看跟在后面的玲玲，就说：“这个镜头得给谢代县长留着，那意义就大不一样了！”说着就把那挂长鞭往谢俊放手里塞。

谢俊放懵懵懂懂接过去，像老板子赶车似的晃了两下，咧咧嘴角说：“小凌，你先别照。捆绑做不得皇帝，怎么回事，得让我知道知道！”

谷玎说：“楼上的妇女正在生孩子，我们正在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哪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生孩子有什么可庆祝的？又不是皇帝老儿添太子，计划生育抓都抓不过来呢！”

谷玎说：“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，一脚踢出屁来，赶在了当儿上，一生出来，咱县的人口就达到了上面撤县建市的硬指标！”

谢俊放听了就有些不高兴，把竹竿还给谷玎说：“这种事有什么可庆祝的？净搞大呼隆，给群众什么影响？”

谷玎说：“老谢你别误会，我们也是听吆喝，上面没旨意，我们吃饱了撑的？再说，又不是咱们独出心裁，人家生产了第多少万辆汽车，接待了第多少万个旅游者，不都隆重一番嘛！何况咱县变市，怎么说也是一喜！”

谢俊放就知道，这事儿起码大当家杨家良是知道的。作为一个代县长，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跟在一号人物身后半步左右，心甘情愿当好配角，所谓班长拉琴我唱歌。就既不肯定又不否定，朝锣鼓队温润地一笑说：“大家辛苦。午饭安排没？”

谷玎说：“盒饭。我办事你放心，节约闹革命嘛！”

谢俊放点头嘉许说：“很好。上面一批下来，我们大家就都是市民了，这不仅是个简单的称呼问题，还有个素养问题；市民属于相对文明的阶层，各个方面都要上一个档次，我们要努力做到名副其实，对不对小凌？”

玲玲说：“那当然，市民就是城市公民，和半城半乡的县城就不一样了。”看一眼谷玎，又说：“谷主任的手表是什么牌子的？”

谷玎说：“西铁城，外国货！”

玲玲说：“西铁城的英文 citizen，就是市民的意思。《资本论》里，资产阶级的语源 burgher，也是市民的意思。”

众人皆大钦佩，一齐向玲玲仰视。谷玎就面露惭色，向人展示手表说：“你看你看，戴了这么多年手表，不知道是啥意思。身为共产党员，《资本论》也没读过，的确，素养不行，拉拉蛄上台面，再光彩也保不住拉绿屎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别人不行，你老谷还不行？北沙有名的秀才，也算是半个诗人哪！”说着就势看了看他手上那块西铁城表，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还有事，把小凌给你们留下，多拍几个好镜头！”说完就把那挂鞭炮交还给谷玎，从密集的人墙里挤出去了，急匆匆的也不回头，

那样子像一条脱钩的鱼似的。

开吉普车的小孙把那挂鞭炮接过去，望着谢俊放的背影嘀咕说：“老谢这个人干不明白，怪不得总是拿不掉那个代字！像这种场面事，也就是耽搁几分钟，能拉来多少选票？又没吃奶孩子，忙的什么？”

谷玎说：“你懂什么，好好开你的车算了！把烟点好预备着，估计也快了！”

小孙就笑笑掏出香烟来，自己叼一支，塞到谷玎嘴上一支。烟是县烟厂出品的三发牌，中等偏上，销售出一个很大的半径，也就成了县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。小孙看看楼上，又嘀咕说：“你总说快了快了，一盒烟都快抽完了，还是光嘎嗒不下蛋。鸡巴娘们儿，逗人玩呢！”

谷玎回头嗔望他一眼说：“你也太缺少劳动人民感情了，女人生孩子容易吗？那也叫一关，出生入死的，怎么能跟母鸡下蛋相比？不服你生一个试试！”

小孙显然是不行的，就惭愧地笑笑，蔫在一旁不再说话。

谷玎看看凌玲说：“你别照我们，我们又不是主角；主角在楼上，楼上才是前线。谢代县长不是说了吗，抓拍到一些历史镜头才有价值。再说，这种事我们男的不好靠前，你上去看看，别是难产。”

凌玲脸上一红，就扛着索尼摄像机上楼去了，小孙望着她袅袅婷婷的背影说：“谷主任也真是的，人家可还是个姑娘哪！”

抽着烟，说一些消闲的话题，围观的人看不到什么热闹，也就渐渐散去了。忽然谷玎的儿子谷毛宁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，骑一辆山地车，高座低把，倏地冲进来，又嘎吱一声闸住，是一个潇洒利落

庆典 *Qingdian*

惊险刺激的镜头。也不下车，把两只鹭鸶般的长腿支在地上，看一眼鞭炮和一圈锣鼓鏊，阴沉着脸说：“我爷叫你回去！”

谷玎说：“你没看我忙着吗，有事待会儿行不行？”

谷毛宁说：“我爷问你，还要不要家了，亏得是一脚能踩死的小官，要是当了总理，还不得把全家都搭上！”

谷玎说：“你爷砸洋铁，他懂个啥？在家听你爷的，在班上听组织的！”

谷毛宁说：“是你爹叫你又不是我叫你，回不回去你照着办！”

谷玎皱皱眉头说：“是不是狗的事？吃就吃了吧，一帮外包工，搬家舍业的不容易！”

谷毛宁说：“你就知道狗的事。今儿个是我爷生日，你给忘了？”

旁边的人都笑。谷玎也笑，捶一捶脑袋说：“瞧我这死记性，该杀！”手伸进上衣兜，钳出一张五十的票子，又塞回去，换了一张崭新的百元大票来说：“去，给你爷买点好吃的，都花了，别剩！”

谷毛宁接了票子刚走两步，谷玎又忽然感到不对头，拧起眉毛叫住：“咦，你怎么不上学？”

谷毛宁说：“我不念了！”

谷玎好像没听明白，愣怔了一会儿，一口烟就走了岔道，呛出一串铿锵的咳嗽，戟指着儿子骂道：“再有三四个月就高考了，你扯什么犊子？操你妈的！”

谷毛宁白他一眼说：“口口声声还市民哪，也不怕丢脸——我妈在楼上！”

说完也不看他，双脚一蹬，那车子便游鱼一般从人缝里钻出去。周围的人都鸡鸡鸭鸭地笑。谷玎气得直抖，煞白着脸说道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，怪不得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，就这套号的，不变才怪呢！”

凌玲爬上楼梯，东一头西一头乱撞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循声找到产房。隔着玻璃向里探看，玻璃是花玻璃，乌突突的也看不到什么，只见一些人影在缭乱地晃动。她试探地敲敲门，里面没反应，却有一个脏兮兮的男人从后面凑上来，哈哧哈哧地大张着嘴巴喘气，和她挤在一块玻璃上看。男人刚刚吃了大蒜，气息里有一种不可抵挡的犷厉，使她面临一股猛烈而浑浊的飓风。她反感地嗤嗤鼻子说：“门上边写着的，男客止步，谢绝参观，你又不是看不见！”

男人很猴气地眨巴着小眼睛说：“我不识字。再说，我又没参观别人，我参观我自己老婆，你有什么感冒的！”

凌玲又气又恼，仇恨地看了看男人的丑脸，就想走开。但这时房门从里面打开了，一个眉清目秀的小护士看看她和摄像机，就给放了进去，又伸出一只手，把男人坚定地拦挡在门外。

男人说：“她怎么行，我怎么就不行？”

护士说：“她是记者，你又不是记者。再说，你卫生不合格！”

男人站在门口蹉脚，如同一匹蹴踏地面的弩马，大声嚷嚷说：“孩子是我做出来的，春种秋收，我怎么就不能看？没有我出力荷弄，能有你们今天的大好形势？”

话还没说完，小护士就不耐烦了，把弹簧门咣当一松，那惯性差点儿碰到男人的鼻子。他骂了一句下流话，小护士显然司空见惯，就倚在门里边咯咯笑。

凌玲站在门口，把摄像机远远对准产床。产房如同一个车间，一只脚灯让人联想到车镗铣刨之类的活计，但灯光下那一片紫色的血污又在提醒她，分娩是痛苦和欢愉同时并存的生命过程。躺在那儿的女人又瘦又小，蓬乱的头来回扭动着，脸庞抽搐成一只旧鞋底，嘴巴像河马似的大张着。她认出来，神色疲惫的产科医生正是谷珂

庆典 *Qingdian*

的妻子辛娟，她手拿一把镀镍的器具忙活，仿佛在做锅炉工掏炉渣的动作。女人持续不断的哭声像一把秃锯切割着她的神经，使她感到一阵恐惧和恶心，干呕了两下，终于又挺住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听到了一声开启香槟的轻响，没等她看明白，一个血糊糊的新生命就提在辛娟手上。她按捺着心跳赶紧调焦。镜头里的婴儿如同一只剥了皮的蝾螈，手和脚的轮廓不很鲜明，只是额头上几道苍老的皱纹清晰可见。他被辛娟倒提在手上，责打似的在后背上拍了几下，一串嘹亮的啼哭就响彻在大楼内外了。

凌玲终于忍不住了，扛起摄像机就往外跑。守在门外的男人乐颠颠地扯住她问：“姑娘小子？”她没法回答他，跌跌撞撞跑到女厕，哇的一声吐了。

三发牌香烟终于把那挂长鞭点燃了。咚咚锵锵的锣鼓把许多行人重新吸引过来，凌玲又把镜头架在楼上向下俯拍，还给谷玎那张被风吹红的脸一个大特写。几分钟后，一队敲锣打鼓的人群终于穿过闹市，迤迤拐进县府大院去了，她清楚地看到，镜头里的谷玎还拖着那根细瘦的竹竿。

1

头一天是周五，谷玎打了通宵麻将，而且手气不佳，损失惨重，输进两张“老头票”去。牌友说，赌场失意，情场得意，这是一般规律，老谷要有戏了！谷玎说，你甭涮我，连自己老婆都伺候不好，还有那闲心？赢了别装没事，请客请客！就拽着另外三个，到宾馆找于海石，要了两盘熘大虾，把那几张票子“共产”了。白天又赶上一个朋友的孩子结婚，被人灌了几杯老酒，困劲儿上来，就睡在了人家的沙发上，要不是老爹过来叫他，恐怕连人家的洞房都给搅了。谷老爷子当众踢他一脚，他冲大家嘻嘻笑，说你们谁能比得了我？四十多岁了还有爹管着，我幸福死了！大家果然投以羡慕的目光，看着他里倒歪斜地走出去，都嗟叹说，这个谷玎，头些年还文文静静的，迈一个门槛蜕一层皮，现在可好，生旦净末丑，狮子老虎狗，装啥像啥，扑克牌里的一张“会儿”。要是有一张文凭，副县长也当上了！谷玎听到了，也自以为是，不免勾起一段心事，回家又骂一通儿子，说你爹也不照别人差什么，只是缺那么一张薄薄的纸，结果怎么样？是龙得蟠着，是虎得卧着。你跷跷脚就够到了，怎么就不知道要强？谷毛宁就说，你醉得舌头都大了，嘴瓢瓢着，

庆典

Qingdian

还管我？管好你自己得了！啪地把门关上，并从里面插死，把电视开到最大音量，谷玎就没办法了，只好认输地躺到床上看小说，也不过三五行字，还没明白书上写的什么，眼皮一抹达，又睡过去了。谷玎是北沙城里唯一拥有两个书橱的人，那书大都是早年积攒下来的，从副统帅题了词的小红书，到世界名著，《辞海》《辞源》，也夹杂着辛娟的那些画有各种人体器官的专业书。谷毛宁有他自己的小书架，起初摆一些金庸和梁羽生，后来就被名人传记所占领，从拿破仑到包玉刚、李嘉诚，糅杂兼容，无所不包。常常半夜爷爷起来解溲，孙子还在捧着书本发神经，那眼睛变得亮亮的。

晚上九点，睡意酣浓之际，代县长谢俊放来了电话。谷玎拉开电灯，辉煌的一片光芒，把一床真实景象照彻无余了。妻子辛娟露半边酥胸躺在那儿甜睡，而他的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钳了她一只乳头，如孩童偷摘一颗草莓而被当场捉住，让他觉得挺难为情，就不好意思地收回这只手来抓听筒。

谢俊放在电话里嘿嘿笑：“老谷，这么早就睡觉，连周末文艺都不看，你也太农民了！”

谷玎说：“我们自己有节目，正要开展夫妻‘半月谈’，就叫你给搅和了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是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先办公，办了公事再来，我们等你。有半个点儿够不够？”

谷玎说：“是不是三缺一？找别人吧，放我一天假，连续作战，我顶不住了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我是在办公室给你打电话，军情紧急啊！”

谷玎说：“骗我你是四个爪的！”

谢俊放说：“这是工作，别瞎胡闹！杨老板就在旁边坐着，用不用他和你说话？”

谷玎这才知道，是真有事情。就从热被窝里撑起身子，一边穿衣服一边对辛娟道歉说：“你看这事儿整的，刚上来一点儿情绪。唉，当差吃官饭，也都是没办法。我下回补上行不？”

辛娟说：“出去就别回来了，五更半夜的，一惊动我睡不好觉！”

谷玎说：“不回来你让我上哪去？”

辛娟说：“上文物站嘛，那地方肃静，还有人等你！”

谷玎说：“又来了不是？你生怕我忘了这个茬儿！”

辛娟说：“这种事怎么能忘？你就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忘了，也不会忘记这个！”

谷玎说：“别瞎扯了，我看你是欺负人家谭静老实！”

辛娟有意扩展话题，但谷玎无心恋战，赶紧关了灯，悄手蹑脚走出去。听听爹和儿子的房间，爷孙俩还在守着一台黑白电视看小品，都屏息静气，把笑声尽量收敛着，咕咕噜噜的，听上去像一场阴谋。房子是老房子，怎么修缮也没法摆脱乡村气，本来他有机会搬进三居室楼房，但拗不过老爹，只好修修补补，将就着住下去。出了房门，特意试了试暗锁，确认已经万无一失，才撒开脚向深街荡去。院子里的沙果树还没吐叶，枝条稀疏的影子如一幅写意画。如果大黄狗不被人偷去吃肉，它应该在树下伏着，向主人发出忠忱的鸣喑；但它的的确确死了，被那些佶腔佶调的外乡人用一只绳套勒住，怵巴怵巴蘸了蒜酱，现在一想起来，他心里还隐隐作痛。

走在路灯下，才发现晚上九点钟的街景是多么美好。日渐其多的霓虹灯频频闪烁，悠扬的乐曲在高高低低的建筑之间回旋，男人女人全都神采飞扬，带一种暧昧的幸福，在歌厅酒店之间来往钻窟。走了不远，遇到了公安局长刘忠诚，着便装，衔一支烟在街上逡巡，如一只觅食的大猫咪。

谷玎打个招呼说：“干吗呢，马子再多，也不用你警察头子亲自